

## 01 幼稚園的門口埕

Kueh Ût-un

彼工經過幼稚園的門口埕，看著內底全全是糞埕、樹仔枝伶落葉，若親像誠久無人行踏的款。轉去厝聽阿母講起才知影，彼間我細漢讀的幼稚園因為少子化的關係，已經關欲成冬去矣。聽著這個消息，予我心內有淡薄仔稀微，因為對我來講，佇這個幼稚園的日子，就是我囡仔時代全部的記持。

講起幼稚園，可能無人讀比阮閣較久。別人開始讀幼稚園攏是五、六歲仔讀大班，抑無嘛是對三、四歲的中班開始讀。啊若我咧，人攏講我是將幼稚園當做大學來讀，自兩歲猶咧嗽奶喙仔就開始，讀甲強強欲老油條去！

因為誠細漢就去讀，所以逐工透早，我攏和阿母佇幼稚園的門口埕咧表演十八相送。阿母送我去幼稚園的時，我攏會摸阿母的衫仔角，用吼的、用花的，叫阿母毋通走，毋通放我一个佇幼稚園。阿母無我的法，又閣趕欲上班，伊就騙我講：「阿母先去買物件予你食，若日頭行到門口埕的時，阿母就轉來矣！」聽阿母按呢講，我就乖乖予老師口入去教室內底，阿母毋才有法度去上班。

會記得彼時陣，我逐節的下課攏會共冊包揸咧，走去門口埕等阿母，外口的車來來去去，攏看無阿母來。一直

到欲上課矣，老師就會共我牽轉去，對我講：「你看，日頭猶佇遐遠呢！咱先轉來教室等，敢好？」等無阿母，雖然目屎猶津袂煞，毋過有老師溫柔的安搭，閣有囡仔伴嘻嘻嘩嘩，我就會將阿母先囡跼一邊，綴老師、同學入去教室上課。

大漢了後才知影，我的父母因為愛上班，不得已才會共我遮爾仔細漢的囡仔，送去幼稚園和別个大漢囡仔濫，予我這個蹣大樓的孤囡，有囡仔伴陪我做伙大。

佇彼四冬，幼稚園的門口埕有我的目屎，有我和囡仔伴耍的笑聲。雖然我已經袂記得讀幼稚園的時陣，逐工上的課到底是啥物，猶毋過老師溫柔的笑容和伊佇門口埕口我入去的情景，到今一直深深印佇我的頭殼內，怎樣仔都無法度放予袂記得。

## 02 剖王梨

楊喆希<sup>1</sup>

熱人咧欲到矣，又閣是果子大出的季節。拄對彰化祖厝轉來的阿爸□一跤大大跤的紙箱仔入門，我猶未看著內底是啥物物件，就先鼻著一陣酸甘甜的芳味。看阿爸□甲大粒汗、細粒汗，我就趕緊共伊鬥相共。我問阿爸：「紙箱仔內底敢是王梨？」阿爸共紙箱仔因落來，用手腕共汗拭拭咧，伊講：「著啊！這是彰化阿公欲請你的喔！」

阿公、阿媽上疼孫，見若年節的時陣，阿公、阿媽知影阮欲轉去彰化，攏會攢規桌頂的果子等阮轉去啖糝，閣會坐佇邊仔聽阮講佇學校抑是厝裡的心適代。阮若欲轉去基隆，阿公閣會攢一大拖的果子予阮紮轉去。這站仔阿媽出車禍蹣佇病院，拄著學校考試，我無法度綴阿爸、阿母轉去看阿媽，阿公一個人照顧阿媽都遐無閒矣，想袂到伊猶會記得攢我上愛食的王梨，實在足感心的。

看著王梨我就喙饞，趕緊叨阿爸剖王梨予我食，阿爸那揀王梨那講：「你知無？王梨是用一支一支來計算的，阿公買這箱十外支王梨才兩三百箍爾爾，彼是庄跤所在才買會著的價數。」阿爸叫我跼邊仔看伊按怎剖王梨，伊講剖王梨的技術是細漢時仔四常恬恬倚佇阿公的身軀邊，看阿公咧剖王梨才沓沓仔學起來的。

阿爸先用菜刀共王梨頭恰王梨尾切掉，王梨的皮不止仔厚，欲削皮著愛較細膩咧。王梨皮削了才共王梨破開，中央有一支王梨心，阿爸講：「王梨心食起來粗粗會咬舌閣歹消化，一般人攏會提捫揀，毋過阿媽較惜福、驚拍損，會共提來炕肉，肉會變甲甜閣軟，加足好食的。」

阿爸共黃錦錦的王梨切做一塊一塊，拄好用齒戳仔戳咧塞入去喙空。阿爸攢一塊予我，伊嘛趕緊食一塊，阿爸呵佬阿公揀的王梨誠甜、誠好食。我想，阿爸食著的甜蜜是阿公對囝孫的關心，食王梨對阿爸來講應該是一種幸福的滋味。

從彼擺了後，我若食王梨就會想起彰化的阿公、阿媽。最近阿媽車禍著傷已經出院轉來厝裡矣，我欲趁歇熱轉去和阿公、阿媽做伙食王梨，毋過這擺換我來剖王梨！

---

<sup>1</sup>楊喆希(lûnn Thiat-hi)

### 03 阿安真不安

陳明芳

彼工，我無意中聽著阿安共老師講：「老師，我毋是神經病。」

我和阿安同窗第五年矣，猶會記得，一年仔的時，伊定定佇上課清彩離開伊的位，行過來、行過去閣戇神戇神，一睷仔去看壁堵的世界地圖，一睷仔提老師桌頂的物件起來金金相，老師共喝，伊敢若攏無聽著，一支喙直直蹺蹺唸。閣較凌治人的是，伊的聲嗽不止仔大，佇恬靜的教室吵家拈宅，彼時陣我真討厭伊，實在有夠吵的啦！毋但按呢，逐遍考試，伊若是無考一百分，就會開始受氣，那哭那去共老師花規晡，老師規氣共伊的考卷改做一百分，阿安才欲收煞，若無，逐家攏免上課矣。雖罔予伊一百分真識，毋過阮毋敢去揣老師窮分，因為老師逐工予阿安拏甲誠忝，看了真毋甘。

到三年仔，我又閣和阿安全班，哪會遮爾歹運？予伊吵拈甲無法度上課的日子真正是無了時。阿安的狀況愈來愈走精，到四年仔的時，若是無順伊的意，伊上課就 khòk-khòk 插喙，或者是阻擋老師出功課，毋是情緒掠袂牢放聲吼，就是氣怱怱摔課本，嘛會唱聲無想欲來學校讀冊。老師共嚷，伊就愈番顛，吱甲厝瓦強欲崩去，樓頂樓

趺攏聽會著伊喝甲大細聲。自按呢，開始有同學風聲阿安是神經病。

五年仔矣，我猶原恰阿安全班，滿腹的委屈忍袂牢想欲頓心肝，這到底是啥物因緣？五年仔的導師真威嚴，罕得有笑面，逐項代誌攏有伊的規矩。一日，導師共逐家講一个自閉症囡仔的故事，逐家那聽那感覺恰阿安足親像的，落尾才知阿安恰這個囡仔相。就按呢，這五年我頭一改熟似阿安，原來伊毋是刁故意的，是先天腦部功能有損害。老師繼落去講，凡勢有人怨嘆恰阿安全班真歹運，毋過若是換一个角度想看覓，這敢毋是予咱有一个機會去學習照顧「病人」咧？

自彼工了後，阮齊个仔相爭去共阿安鬥相共，陪伊開講、招伊口迴。細粒子的阿安敢若阮的小弟仔，逐家顧伊顧牢牢。想袂到欲歇熱進前，伊煞咧花講無愛歇熱，欲逐工來學校上課啦！

## 04 青梅仔

張月純

有一擺清明轉去阿媽兜，看著塗跤有一包大大包的青梅仔，我伸趂出手就倚過去欲共阿媽鬥相共。阮先共青梅仔倒落去大面桶，用粗鹽共攪來攪去，閣共浞來浞去，有夠好耍的，敢若咧共青梅仔掠籠全款。梅仔慢慢仔、慢慢仔消風，苦水就走出來矣。我隨拈一粒塞入去喙內，哎唷！酸 ngih-ngih、鹹篤篤閣澀 kuāinn kuāinn。有夠歹食的，這是欲按怎食？阿媽緊共我講：「這猶袂使食啦！」

繼落去阿媽掙一跤大趂水桶過來，共我講：「乖孫的，去共這趂水桶洗予清氣。」這對我來講，就若桌頂拈柑咧，一下仔就共桶仔洗甲清氣 liu-liu 矣。看阿媽猶咧無閒，我真家婆，欲共青梅仔因落桶仔底。阿媽影著隨喝講：「袂使！袂使！」伊緊共水桶提去倒匱，才共我講：「彼梅仔若沐著水，毋但會生菇，規甕嘛攞去了了，就親像賣碗盤摔倒擔。」落尾阿媽閣叫我去□石頭欲來砦梅仔，伊講：「豉梅仔誠厚工，愛勻勻仔來，食緊是會拚破碗喔！」原來豉梅仔嘛有遮濟銳角。

工課舞煞，阮做伙去灶趂。佇洗碗槽遐，阿媽跼落去共一个玻璃罐仔提出來，蓋一下開，隨鼻著芳貢貢的梅仔味，喙瀾就強欲津落來矣。阿媽擰鬢□仔，□一寡仔梅仔起

來，講：「這是舊年豉的，食看有好食無？」含佇喙內，鹹鹹、酸酸、甜甜閣□□□，實在有夠好食的啦！我愈食愈繼喙。阿媽講：「食酸梅仔，糜飯食較會落，你加食一寡仔。」就按呢，我佻阿媽你一粒、我一粒，輪流提咧食，食甲笑微微。酸梅仔就若 môo-hui 全款，予我食牢咧。

阿媽自本就真勤儉，毋過有當時仔青梅仔誠貴，伊嘛是會共買轉來豉。這馬便若看著酸梅仔的罐仔欲空矣，我就緊敲電話共阿媽講：「阿媽，我閣欲酸梅仔。」伊攞會問講：「啊你這馬一頓食幾碗飯矣？」

逐擺食酸梅仔，共伊含跼喙內，沓沓仔含，沓沓享受酸甘甜仔酸甘甜的滋味，就會想起佻阿媽豉梅仔的趣味代，我攞感覺足幸福的。

## 05 夏日樂學

艾茵

天時愈來愈燒烙，熱人欲到矣，若無下心神來鋪排，連鞭就會過去。雖罔會當佇厝裡看電視、拍電動，涼勢仔涼勢過日，毋過若加減做寡代誌，顛倒較有議量。

今年拄好碰著學校咧辦「夏日樂學」的活動，佇較無到一月日內底，會當那認捌故鄉那學閩南語。古早人講：「讀冊萬貫，較輸行路萬里。」真正講甲真著。阮去行踏的所在誠濟，有去月眉糖廠食枝仔冰；探訪在地的作穡人，恰學水梨仔接枝，順繼做水梨仔料理；閣看「水力發電廠」恰「十八冲」，猶有去鐵馬道騎腳踏車。親像我這馬知影，民國五十年彼跤兜，咱臺灣製糖的頭來尾去；嘛學著腳踏車的零件恰狗齒仔的轉捩；嘛有去水力發電廠耍水車，逐家攏噴甲規身軀澹糊糊，嘛無想欲下課。雖然到這馬已經幾若個月矣，猶牢佇我的目睷前撘來撘去。

印象上深的是去鐵馬道騎鐵馬，彼工逐家攏早早就到學校，連遲到大王嘛無延甲半分鐘，就知影眾人有偌哈這個課程。阮就親像關佇櫥仔內的鳥仔，規身人嚟嚟逃等欲予人放出來全款。規陣坐公車來到鐵馬道，進前幾工阮有先來探路、騎車，所以小可練一下阮就起行矣。佇兩片青翠的樹仔跤騎鐵馬，規个心情攏暢起來。沿路那欣賞四箍

輾轉的景緻那恰同學講笑談。一目口仔隨騎到頂港有名聲，下港上出名的九號磅空。老師吩咐愛佇遮相等，較袂拖鬥長的。聽候人總到，阮做伙騎入去磅空，內底涼甲親像親入去冷凍庫全款，強欲拍咳嗽。雙片的石壁有掛足濟舊相片，閣寫一寡日本時代的代誌做說明。落尾對磅空出來，目睷前就是橫佇大甲溪頂懸的「花樑鋼橋」。遠遠看出去的光景真嬌，毋過 lōng-lōng 叫的溪水真掣流，害我跤尾煞一直攞起來。我就拚性命踏，直透衝過去攏無停睏。因為行傷遠的緣故，阮到遮就翻頭講欲轉去，原仔予我的心肝毋甘 tiuh-tiuh。

夏日樂學親像年冬拄著好收成，予我暢甲袂顧得，向望明年猶閣有這號流擺通予我閣耍一改。

## 06 我真愛哭

陳暎潔

「Uánn ! uánn ! uánn ! 」紅嬰仔拄出世的哭聲予人滿滿的幸福恰快樂。毋過哭這個天生就有的能力，大漢了後煞成做予人棄嫌的行為。序大人會佇阮吼的時陣唸講：「囡仔人拄著代誌袂當烏白吼，愛忍耐。」抑是「吼會帶衰，袂當精彩吼。」漸漸人就予這個社會無形的道德縛牢咧矣。

毋過我可能是予序大人唸無夠，因為佇我的印象當中，我讀幼稚園的每一工攏佇咧吼，阿爸見若送我到學校，越頭欲轉去的時陣，我就會開始嘛嘛吼。吼甲阿爸無法度，只好閣翻頭來共我安搭，所以落尾我攏是予老師押入去教室的。到高中的時，我這款愛哭的個性猶是無改，因為每擺欲考試進前壓力攏足大，而且我定定會感覺家己咧欲讀袂完，所以彼種不安的心情攏會予我忍袂牢大聲吼出來。

雖然每擺哭攏會受著逐家的關愛，毋過猶是有序大人會唸，彼就是我的阿爸。伊逐擺攏會共我講：「哭無法度解決代誌。」但是這個天性毋是我講欲改就會消失，所以我嘛開始學忍耐。佇我考試考標、恰朋友冤家閣有受委屈的時陣，我攏共家己講：「袂使哭，愛冷靜。」強忍目屎毋予伊輾落來，毋過到尾仔我連著重傷也揣無目屎矣。

最近我開始思考，哭敢真正遐爾標？每一層代誌攏共

家己真實的感受隱瞞起來，用冷靜的態度去處理敢有影會較好？前一站仔，阮阿爸恰小弟出車禍，我佇現場寢開始完全愣去，報警的時陣連地址嘛講袂清楚。我想欲用冷靜的態度面對，目屎嘛共忍牢咧。毋過我發覺，按呢共情緒壓落來，我根本都無法度思考，因為彼種傷心的感覺根本都壓袂落去，到尾仔我猶是大聲吼出來。就按呢哭咧哭咧，我煞冷靜落來矣，事後翻頭去想，應該是透過哭共歹情緒故放出來矣。所以我想欲講，「哭」自底就是人的天性，無應該予社會無形的道德束縛。若是傷心、不安的時陣，想欲哭真正毋免看人的目色，因為透過哭來排除歹心情本來就是人類的天性。若是強忍目屎，其實對心理和身體來講顛倒是一種折磨。